

清初，蒲松龄融入了诸城“张氏四逸”结社，接纳四方逸民文士，抒发对明朝的悼亡情怀，蒲松龄在这里搜集到了大量《聊斋》著述的素材。在《聊斋》中，有十数篇记录“北兵入塞”惨祸的故事。安丘名士张贞对《聊斋志异》十分激赏，张蒲二人曾畅谈至“不觉日昏暮”。



《白莲教》插图



《公孙九娘》插图

诸城结社文人会聚 或拾大量著述素材

明清鼎革后，诸城县以时称“张氏四逸”的张衍弟兄（张衍及其二弟张佳、三弟张倬、族弟张侗）为首的一批读书士子隐居不仕，建放鹤园，辟石屋山、卧象山山中别业，接纳四方逸民文士，衣食相供，诗文结社，抒发前朝孽子的悼亡情怀。声气相投，使蒲松龄融入了这样一个“遗民集团”，搜集到了大量《聊斋》著述的素材。

“张氏四逸”山中结社最早的是“白莲文社”，名为“文社”，当地民间流传，此“文社”实际上有着明万历、天启年间巨野县人徐鸿儒“白莲聚义”的余绪行为。而在张姓族间至今传说，张衍曾因事涉“白莲教”流亡山西，后家人辗转请托，得到康熙帝宠臣益都人冯溥从中庇护，才得以幸免返乡。

“白莲教”故事四次出现于《聊斋志异》篇目中，皆托名为明代徐鸿儒起义余脉。一在抄本卷六《白莲教》，故事说，朝廷兵围剿“白莲教”时，有彭姓将军武艺绝伦，对方出两少女士兵与之激战，不分胜负，使彭疲惫不堪，哮喘而亡。事后才知，少女用的是木马纸刀，假兵马死真将军，诚为奇事。一在抄本卷九，篇目亦为《白莲教》，说山西一白莲教首，官兵千余人重重包围才将其俘虏，全家三口被打入囚车押往京师，途经太行乱山中，一顶天立地巨人阻挡，官兵不敢前进。笼中教首自告请战“降妖”，官兵先出其妻，继出其子，皆被巨人吞噬。教首悲愤难当，言之功切，誓雪杀妻杀子之恨。官兵信以为真，放出后巨人将其一口吞入腹中，从容而去。官兵始悟此为“金蝉脱壳”。另两处是在抄本卷六《小二》和卷十六《邢子仪》篇目中，“小二”为徐鸿儒的高徒，在意中人丁生的劝说下脱离教党，辗转定居于“益都（县）西鄙”，以神术致富，

夫妻双双终老。“泗水”秀才邢子仪积德天报，徐鸿儒党徒杨某遣美妾以纸鸢飞行劫人美色，不意为地上飞腾爆竹击中坠落，秀才双得美人，如此等等。对这样一些白莲教中人，在作者笔下，或“神术”高深莫测，弄镇压敌对势力于股掌之中；或和睦乡里，抑强扶弱；或美丽善良，最终委身于良人。

诸城被攻陷仅剩万余人 书中故事记录北兵之祸

史载：明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十二月清兵攻陷诸城，至次年三月上旬始退出。其间三月余，“壮者毙锋镝，髦稚累累填于壑”“县无官，市无人，野无农，村巷无驴马牛羊”，“（山）东省被灾之惨，惟诸为甚”。清兵退去后，全县四万人口仅剩万余人。这样惨烈的兵祸，使诸城一带的明遗民群体深怀着国仇家恨。

明清鼎革时，蒲松龄仅在五岁冲龄，且其出身布衣，说不上为明遗民。但受“夷夏之防”意识熏陶，再加此后科举道路蹭蹬，“孤愤”难抑，与濰地逸民野老过从密切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，“北兵入塞”的惨祸，难以抑制地成为了“聊斋故事”。

全书中，这样的故事多达十数篇，且愤怒、压抑、悼亡等情绪充塞其间。除《诸城某甲》《林四娘》直接写明发生在濰地外，抄本卷二《野狗》篇中，描写无故遭受屠戮的冤魂叫屈连天，成为亡魂后亦心惊胆寒，一闻“野狗子”到来，“蹶然尽倒，遂寂无声”。这里“野狗子”暗指什么，不言而喻。只是文后作了掩饰，说野狗子牙齿中曲而端锐，长数寸，无人识“野狗子”为何物。卷八《公孙九娘》中说，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清兵镇压于七起义，连坐被诛，栖霞、莱阳两县最多，竟形成了“莱霞里”一个鬼村。卷十八中的《鬼隶》篇，借阴间鬼衙役之口，揭露“入塞北兵”在血洗济南大劫中杀人数量：

“亦不甚悉，约近百万！”卷二十四《韩方》篇中，对遭清兵屠杀死去的无辜百姓深寄着悼亡之情：“今日殃人者，皆郡城北兵所杀之鬼”“目前岳帝举枉死之鬼，其有功人民，或正直不作邪祟者，以城隍、土地用”。另有两篇反映清兵入塞后，肆无忌惮奸淫妇女的禽兽行为，一为卷十二中《林氏》，一为卷二十二中《张氏妇》。其中《林氏》一篇中，主人公林氏不屈于清兵奸辱，夺刀自刎，重复着《诸城某甲》断头再续的故事。为刀伤所累，留下头歪向一边的丑陋，其丈夫不弃不离，一改平时轻浮行为，自此再无二色。作者对这些劫后余生孽子，表达了无奈又深重的同情。

张杞园激赏“魍魉语” 蒲松龄长诗表达激动

张贞，字起元，以世居杞国故地，自号“杞园”，清初安丘县人，是蒲松龄与诸城遗民集团交往的“桥梁”式人物。康熙三年（1663）周亮工宴请当地知名文士，与宴12人中，濰地张贞、李澄中（诸城人）等结识了淄川名士袁藩，袁、蒲二人后同为当地士绅百姓“绰然堂”家庭入室宾客，友情甚笃。张贞听闻了《聊斋》这样谈狐说鬼的人间奇书，由此开始了频繁的濰、淄两地往返。

张贞出身于世家望族，其父张继伦于明崇祯十五年清兵入侵时，甘冒“人情汹汹，县令亦惴恐，将逃去”的危局，率乡民抵御，保全安丘县城。受先辈影响，青年时期，张贞即拜明朝遗老、文史大家黄宗羲为师。后以文名受到清廷“怀柔政策”的多次征诏，毅然隐居不仕，浪迹江湖，交接四方文士名流。

最令两人激动的一次，是在名士朱绅于济南作东的宴席上。席间，张贞向蒲松龄出示了自己关于大明湖的诗作，物是人非的吟咏，激起了蒲松龄“民族情节”的复杂感慨。而张贞则以不同于世俗的卓识，激赏着已流传开来的《聊斋志异》。蒲松龄雨中归途作古体长诗：“谈顷忽出明湖记，金石声发有余哀。我亦白头叹沦落，心颜对此如死灰。久与魍魉相向语，如此肮脏世所猜。握手缠绵示肝膈，堕身云雾忘形骸。留连不觉日昏暮，雨余滑滑泥满街。跌蹶几将成泥鲋，倒着接罗归去来。”张贞对“魍魉”之语著述的激赏，蒲松龄竟激动得如坠云雾，形骸皆忘。

《聊斋志异》已流传于世300余年，文学史上的地位日益提高。有幸的是，全书涉及濰坊境内青州、临朐、安丘、诸城、高密、寿光、原濰县等大部分县市区，真有其人故事多达三十余条目，风俗风物，屡现其中。《聊斋志异》对濰坊文化产生了隐性却持久的影响，丰富了濰坊的地域文化内涵，是无疑宝贵的文化遗产矿藏。

本期图片均为资料图片

本期资料来源：二十四卷抄本《聊斋志异》《蒲松龄研究》期刊、《濰县志稿》等。

